

英國王爾德著

獄

中

記

張聞天  
汪馥泉  
沈澤民

同譯

# 王爾德介紹

聞天 馥泉

——爲介紹獄中記而作——

(1)

王爾德 (Oscar O. Flauberte, Wills Wilde) 生於一千八百五十六年十月五日愛爾蘭底杜白林 (Dublin)。他底父親名喚威廉·王爾德 (William Wilde)，母親名喚婭娜·法朗西施·愛爾基 (Jane Francisca Flgee) 都是當時有名的人物。父親威廉早年以文學鳴，後來忽傾心於醫學，到倫敦、柏林、維也納等處專心研究，研究底結果，得了一個『近世耳科醫學鼻祖』的稱號。此外他對於考古學也很有深造。母親愛爾基早以文學著名。一千八百四十七年以後常在杜白林底 "The Nation" 雜誌上供給稿子；伊底有名著作國家主義者宣言，替伊博得了很大的名。至於伊底辦事的才能，應酬的本領，凡遇見過伊的，沒有不承認伊是一個極漂亮的人物的。以這兩入爲父母而生的王爾德 (他是次男)，其帶有藝術的天稟，那是毫不足怪的。以這兩入

爲父母而組織成的家庭中，其染有歡喜考古和交際，自負和自持那種習性，也是毫不足怪的。有人說，「當他很小的時候，他底母親就以爲他是一個「穎異的」孩子。他嘗跟着他底父親出去搜求古董，這種旅行引起了他的愛神話和愛軼聞的性情；他在客廳裏聽他母親底愛爾蘭思想底談話，鍊就了他底智慧。他一生中最好的教育，是在他父親底早餐桌上和母親底會客廳中得來的。」這是十分正確的。他在九歲的時候，即進樸都拉皇家學校（Portora Royal School），在那裏，他也得了不少的益處。他見了算學是頭痛的，做文章的本領也不大行；可是讀書吸收的本領却極驚人。他在學校裏自視甚高，專好替人家起綽號，或和教員起冗長的討論；這種脾氣，一面却增進了他底智慧和空想力。至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即當他十六歲的時候，他進了杜白林底三一大學（Trinity College）。在這二年內，他得了不少古典的知識；希臘語底脫技，他又得了金的獎章。其後一千八百七十四年，即當他十九歲的時候，進了牛津大學（Magdalen College Oxford）。四年底在學中，他曾做了兩次特待生，並因爲賦“Ravenna”一詩，他還得了一次頭等獎。

當他進牛津大學的時候，拉士金（Ruskin）正主美術底講席，雖是拉士金不久去職，而王爾

德受他底影響，那是不問可知的。他底左袒唯美主義運動，雖一半由於他底天性來的，而一半也是由於他底先生拉士金那裏來的。

他對於裝飾美術的趣味也是在那時發生的。他在牛津大學時住的房間，出名裝飾得最美。房子底牆壁上，都塗滿了美麗的彩色，台子上和書架上都放滿了許多古玩東西。這種古玩東西，他不必另外出錢去買，他只消從家裏搬得來就好了，因為他父親原是一個古董收藏家。在他底房間內，他常常和同學們談論到藝術上種種問題，他底藝術觀，在這時期內也有了萌芽。此外更受了莫列斯 (William Morris)、伯約斯 (Burne-Jones)、柏泰 (Walter Pater) 諸先生底影響，於是他底主張愈形明顯。而對於他最有影響的，就是希臘底旅行。

希臘底旅行，雖不能把他造成一個『健全的異教徒』，可是把他平日夢想中的美景，大大地證實了；並且還給了他許多平日所夢想不到的美。王爾德自己曾說，從這番遊歷之後，『他把憂愁底崇拜一變而為美底崇拜了。』他曾有一時專門夢想宗教；但從此以後，他把一生專獻給藝術，獻給美的宗教了。

這希臘思想就是王爾德精神生活底素地。他底人生觀，藝術觀，都由此找到了根據。所謂希臘思想，就是人間生活底外面和內面（即肉的生活和靈的生活）底圓滿的調和，即藝術和現實底融合，靈和肉底一致。換言之，希臘思想就是唯實主義和理想主義底提攜，快樂主義和精神主義底合致。而這些調和，這些合致，就是希臘人底所謂美，也就是王爾德所找求的美，不過王爾德有時只覺到肉體底美，忘記了靈肉一致底美，以至終究做了個不健全的希臘人。

王爾德對於自己底愛美的天性，已得到了哲學的根據，於是一出牛津大學，就發揮他底主張，就大膽地在人生的藝術底潮流中，鼓吹唯美主義的藝術，鼓吹藝術的藝術了。並且自己也躬自實行他底主張。他穿了一身天鵝絨的衣服，寬的汗衫，倒摺的領口，喉間用一條異樣的領帶，打一個 (*Lavallière*) 的結，手裏拿了一朵向日葵花或是百合花，到處宣傳他底主義。我們看他何等熱烈，何等地澈底，何等地勇敢！

至一千八百八十一年，他把他在學校中和出學校後所做的詩，集成一本小冊子，上邊題了

“*Poems By Oscar Wilde*”。這詩集一出，轟動了當時的詩壇，毀譽褒貶之聲，簡直不絕於耳。而

自此他就一躍而爲唯美派的青年詩人，他底大名也竟像風一般向四面散佈了。

(11)

一千八百八十二年，他到美國去。他去的原因：一則因於美國人來請他講美學；一則因爲他聽到他底詩集，美國也有人批評，所以他想把他底『真正的唯美主義』(Real Aestheticism)教給他們。到了美國之後，美國人用了好奇的狂熱歡迎他。他們歡迎他，並不是對於他底唯美主義有什麼了解，——講功利的，實際的美國人是很難了解這些的——他們不過要看看名聞一世的王爾德穿怎樣的衣服，發怎樣的言論罷了。他到了美國之後即在紐約、波士頓和其他地方講英國底文藝復興和裝飾美術這兩個題目。前者主張美底賞鑑爲人生最高的目的；後者指摘美國人底裝飾爲粗笨沒意味。這兩部書在我們看來，他底主張是很有創見的，他底批評是很犀利的；但是因爲他招了美國人底反感，而更因爲他底誇大的話(?)，如：『我不大滿意於太平洋，彼並沒有我想象中的那麼偉大』又如：『我對於尼亞加拉(美國最大瀑布)失望極了，許多人一定要對於尼亞加拉失望的。美國的新婦都要被帶到尼亞加拉去的，看了這樣大而無當的瀑布，

雖不是最大的失望也該是伉儷生活中最早的失望罷。』以及所謂『美的服裝』(Aesthetic Costume) 底招搖人目，竟受了一場沒趣，一陣痛罵，但『真正的唯美主義』還是在他底心中，一點也沒有走漏。試想人們底舉動是怎樣盲目，人們底弱點是怎樣支配着人們呀！

但是一種學說都要受當時的誤解和嘲笑的。如其因為怕人家底笑罵，就閉口不講，那就永遠被誤解，永遠被嘲笑了。大膽的王爾德，他不說則已，說了就說到的，人家底嘲罵，他是一毫不顧的。他不是不懂得『社會嘲笑底專制』，他是很懂得的，不過因為他對於主義底忠實，就不惜拋棄一時的名譽，和社會反抗。在這種地方看來，王爾德不是像庸衆所說的那麼卑下的了。

美國底演講旅行完了之後，於一千八百八十三年回到倫敦，把他在美國所創作的伯杜公爵夫人 (The Duchess of Padua) 和虛無主義者維拉 (Vera, the Nihilists) 兩篇戲曲修改一過，發表出來。於是他底戲曲底才能，也為社會上一般人所公認了。於一千八百八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和辯護士之女李沃德 (Constance Mary Lyod) 結婚。一八八五年六月生一子，一八八六年十一月又生一子。

自一千八百八十四年至一千八百九十五年間可以說是他底全盛期。他所過的生活，完全是一種遊離的、非現實的、閑雅的、無關心的而又華奢的、放縱的生活。他在太德街上和他底夫人租了很精美的一間邸宅；關於室內底裝飾和其他事情而花掉金錢，在他是毫不顧惜的。在這地方，他招集了許多朋友，日夜宴會，並且於談話笑樂之間，講到藝術的時候是很多的。更兼王爾德夫人又是一個很愛時髦、很能談吐、很能交際的女子，和王爾德真是一對璧人。但爾德在太德街上做了倫敦時髦社會底北極星。王爾德底片言隻語，有人傳說；他夫人底服色好尚，有人做效。加之他又善於招待人，薄於利害觀念，社會上的人沒有一個不願親近他的。他如其有錢的時候，救濟貧困的藝術家，就是至再至三也不覺討厭。法國某女優評王爾德道：『我歡喜王爾德的地方，就是和他開始相交的時候，他能對我非常親熱這事情。但是這種親熱，不是平常一個男子看見一個女子的時候，像我們所常常看見的拚命想買女子底歡心的那種親熱。我和他完全是友人底關係呵。但是能有深的真友情產生。這樣的事情，在男女之間是極可寶貴的可。』可見他在那時對於人，是怎樣地有魔力的了。



在這十年之內，他著了許多著作，童話集安樂王子和其他故事 (Happy Prince and Other stories) 在一八八八年出版；童話集柘榴之家 (House of Pomegranates) 論文集意向 (Intentions) 道靈格萊底肖像畫 (The Pecture of Dorian Gray) 社會主義下的人間底靈魂 (The soul of man under Socialism) 阿斯·絲維爾斯卿底犯罪和其他故事 (Lord Arthur Saviles Crime and Other Stories) 這些小說和論文都在一八九一年出版。其中論文集意向爲三篇有名的文章所集成，題目是『批評家的藝術家 (The Critic as Artist)』架空底頹廢 (Decay of Lyring) 鋼筆、鉛筆及毒藥 (Pen, Pencil and Poison) 及至一八九二年，完成他用法文寫的沙樂美 (Salomé)。他解釋他用法文做這劇本底原因說，『我有一種工具，自己知道頗能應用的，這就是英國底文字。但是另有一國文字，我聽了一世了，現在要試試這新工具，看我究竟能不能造出一些華美的東西來……當然的，其中要含有許多法國文人所不用風格，但是我底劇本轉而可以得到一種異樣的色彩。梅德林 (Maeterlink) 底著作所以能生那麼異樣的精神，就因爲他底情調全是一個法萊孟人 (Flamand) 而寫的，却用一種異國

底文字羅賽底 (Rossetti) 也是這樣，他寫的雖然全是英文，他底風格却純是拉丁式。『這書，雖則經過須華勃 (Schwab) 底修改，但也還看得出一些是異國人底手筆。這書底英文本，爲他底好友道格拉斯 (Lord Alfred Douglas) 所譯，文字亦極美麗。

一八九二年以後他忽然改著社會劇，一八九三年完成遺扇記 (Lady Windermere's Fan)，一八九四年完成一個不重要的婦人 (Woman of no Importance)，一八九五年完成理想的丈夫 (The Ideal Husband) 和莊嚴底可貴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 這一次所做的戲劇很受社會上底歡迎。倫敦一處，一個晚上可以看到三處都是在演王爾德底劇本；於是作品底報酬——金錢——便泉湧般流入這個花花公子底手裏了。以至他底狂熱的本能一發而不能收拾，終究於一八九五年爲了一件不名譽的事情，把他送到監獄裏去了。而王德爾底人生態度，就此起了極大的變化。

王爾德在獄中記 (De Profundis) 裏說，『我底一生有兩大關鍵，一是我底父親送我進牛津大學，一是社會送我進牢獄。』我們現在對他底第一個重要關鍵底生長和發展，表面上已講

完了；進一步的探求，就不能不到他底著作中去找求他底人生觀和藝術觀了。

## (三)

十八、十九這兩世紀內，科學的發展長足進步；用懷疑的精神，以破壞從前所謂神祕的，所謂不可思議的許多現象；用唯物論，以說明世界上一切現象。於是昔日所依以活命的幻像完全破滅，宇宙全體原來不過是一件大機器，沒有什麼神底意志，沒有什麼人底自由意志，更沒有什麼天才，什麼英雄。生是依物理化學底法則運行，死也不過是受物理化學底法則支配。及達爾文物種原始出世，用科學底方法證明，人是從下等動物發展來的，不是耶和華造的，於是人底地位更一落千丈。結果，由懷疑而生苦悶，因苦悶而厭世悲觀；由機械的命定論而絕望，由絕望而消極憤世。曉得人生原來是這樣這樣的東西，那麼人生還有什麼意義可說，這樣忙忙碌碌終日沒有休息，豈不可笑。於是在法蘭西發生所謂『世紀末』 (Fin de siècle) 在俄羅斯發生所謂『世界苦』 (Toska)，愁雲慘霧，把光明的世界完全遮蓋住了。

在這種愁雲慘霧底中間，人類如其不欲生存，向自殺的路上走去則已；如其還要生存，那麼就

有兩條路可走：一，硬着心腸，面對這醜惡的人生，而在這中間發現一條光明的道路；二，逃避這醜惡的人生，另造幻象以安慰自己和他。這兩條路，在藝術方面底表現，就是所謂『人生的藝術』和『藝術的藝術』。前者即自然主義底藝術，後者即『且加丹』（Decadent）底藝術（有人把 Decadent 這字譯為墮落派，我們覺得很不適當）。而這兩者底最 Typical（標準的）代表，就是易卜生和王爾德。

他們兩人對於人生的態度是根本上不同的，所以他們兩人藝術上的主張和方法也各走極端。易卜生是不避現實的，並且着重現實；他想在現實當中『發見』真理，開新生之門。王爾德是迴避現實的，並且看輕現實；他想另外『創造』出美的樂園，沈眠到裏邊去。既不能不面對實人生，就不能不看到人生底醜；既不必去看實人生，就只消注意到美。既要看真實的人生，就不能不用刻劃的、描寫的技巧和理智的、冷靜的觀察；既不要看實人生，就需要修辭的、曲態的、粉飾的技巧和好奇的、誇張的、官能的、熱情的基調。這其間都是互相對待的，並沒有誰好誰壞的意思！

易卜生底藝術，我們現在不多講（如能把他們兩人比較而研究之，是很有趣味的事吧），以

下單講王爾德。

王爾德對於人生的態度，有以下的特色。

一、反對科學——我們說過，十八、十九世紀內科學底勃興，把宇宙間一切現象都用唯物論去解釋了，並且由這些科學底應用，造成了所謂近代文明。王爾德對於這種唯物的機械觀和由這機械觀所產生的文明極其憎惡。他痛罵這種死板的、無感情的、功利的、冷酷的社會。他想超脫這科學底約束，跳進不可知的世界裏去。

二、『自己崇拜』——他既反抗了原來的科學的人生觀，自然他便沒有其他有勢力的根據了；他既否定了風靡一世的自然科學底經驗說、唯物論，那麼他所有的自然只有自己了。所以他是十分執着自己的，也可以說他是澈底的個人主義者。像巴萊 (Maurice Barres) 所說的，『我們在這世界上所真能曉得的東西並且是真正存在的東西，只有一樣。這能夠觸到的實在就是自己；宇宙不過是依了自己而看作美的或看作醜的的壁畫 (Fresco) 罷了。我們非執着這我們底自己不可。』也正是王爾德所要說的。

三、唯美主義——所謂唯美主義 (Aestheticism)，有時稱耽美主義或者美至上主義，即以美爲絕對的主義。不過他底所謂美，不是現實的、自然的美，而是非現實的、技巧的、人工的美。他以為藝術底目的就是美底創造，人生底目的就是美底享受（他底美，雖不一定是靈肉一致，但至少也是靈肉互相混合的美）。

我們由了這三種特色就可以了解王爾德底行爲了。他何以要嘲罵現社會，他何以要誇張自己，他何以贊美青春，他何以看輕現實，他何以要穿美的服裝，他何以歡喜空想……這些問題，都是從他對於人生的態度上來的。他不但是詩人、小說家、戲曲家，他更是一個實行家，他用了宗教的熱情把他底主張和見解完全實行出來，不怕社會底責罰，不怕朋友底陷害，不怕自己底死，不論他所達到的目的怎樣，所得到的結果是什麼，我們對於他却表示充分的同情和敬意的。

人生底本身是十分醜惡的，既不能如易卜生，左拉，莫泊三他們一樣，那麼，除了創造一個幻像以安慰自己和他人的之外，還有其他的辦法嗎？況且王爾德底幻像，不但徒用以安慰自己和他人的，他還努力地把它這醜惡的人生美化哩！如其說他這種努力是無用的，是白費心血的而訕笑之，

那麼，當初耶穌底提倡愛，也何嘗不是如此呢？耶穌到今日，我們大家已認為有偉大的人格，那麼，又安知二千年後人們對於王爾德一定不是如此呢？

這是泛論王爾德底大概，以下想在他底作品中間考察一下。

(四)

統觀王爾德底作品，有二個特點：一，深刻的印象底缺乏；二，詞藻底優美、適合與和諧。這都是由王爾德底個性上來的。因為他底藝術底目的是在創造美，並不在刻劃或是描寫自然和人物，所以我們看來就沒有深刻的印象了。況且他向來是鄙棄現實的，所以他所寫出來的，並不是他自己底深刻的印象，却是他底空想或是活潑的想像，他能够把這些空想或是想像活潑潑地襯托到紙上來，已經顯出他底絕大的天才了。我們讀他底小說或是戲曲，雖內中底人物不一定有什麼個性，但是活氣是充滿了的。至於他底美麗的詞藻，像他底想像的美麗的衣服，更可以顯出他底想像的美。

英國唯美主義運動

(The aesthetic movement in England) 著者哈米爾頓

(Walter

Hamilton) 說唯美派底詩底特徵是『從情慾底官能的暗示的描寫而成的詩歌；是穿了誇張的隱喻、奇怪的古代文字和古代的俚謠底音律底衣服』的詩歌。『王爾德底詩，確是穿了『誇張的顯喻、奇怪的古代文字和古代的俚謠底音律底衣服』的。如“Sonnet on approaching Italy”、“San Miriabo”、“Italia”、“Sphinx”等都是這樣。就是像“Impression du matin”、(早晨底印象) 雖是作者取了許多自然底景色，如 Thames, St. Paul, Fog, woman, daylight, country, wagon 等，總覺得淺淡而沒有強烈的實情。至於萊頓監獄之歌 (Ballad of Reading Gaol) 我將在下邊再講。

王爾德底童話共有九篇，我所讀過的却只有五篇，即漁夫及其魂，星孩，幸福的王子，鶯兒與玫瑰，利己的巨人(這五篇都已譯出)。在這五篇內，我們覺得除文字都十分華美、優雅之外，尚有一貫的基調，這就熱烈的愛和敬虔的愛底贊美和嘲笑的，矯激的社會底批評。如漁夫及其魂底末段，那青年漁夫因為小人魚死了而哭伊(小人魚)的一席話(以下所引俱依穆木天君譯本)。

『愛比智慧還好，比富還寶貴，比人們底女孩底腳還美。火不能燒彼，水也不能浸彼，黎明我



招呼你，你不應我底招呼而來。雖是月兒也聽到我呼喊你底名，你也不理我。可是就是這樣，我不應該離開你。我走錯了路害了自己，可是你底愛永遠與我同住，彼總是強有力的，沒有能勝過彼の，雖然我看見過惡也看見過善來。現在你死了，我也要與你同死。

還有在鶯兒與玫瑰中，鶯兒對那青年學生說。

『快活着，快活着，你要有你底細玫瑰花啦。我要在月夜用音樂創造彼，用我自己底心血染彼。我所轉求你的，就是要你作個真正的有情人，因為哲學雖然聰明，愛比哲學還要聰明；強權雖然有力，愛比強權還要有力。鮮紅的是彼底翅膀，火燄般的是彼底身體。彼底唇如蜂蜜似地甜，彼底呼吸如乳香似地香。』

這不是愛底贊美嗎？還有如同篇中那青年學生因為失了戀而說。

『愛真是個無用的東西。彼不及邏輯底一半有用，因為彼不能證明什麼，彼總告訴一種不能實現的東西，叫人信那些不真的事物。其實彼是全不適用，在現代什麼都是實用的，我還

是回到哲學內研究形而上學去吧。』